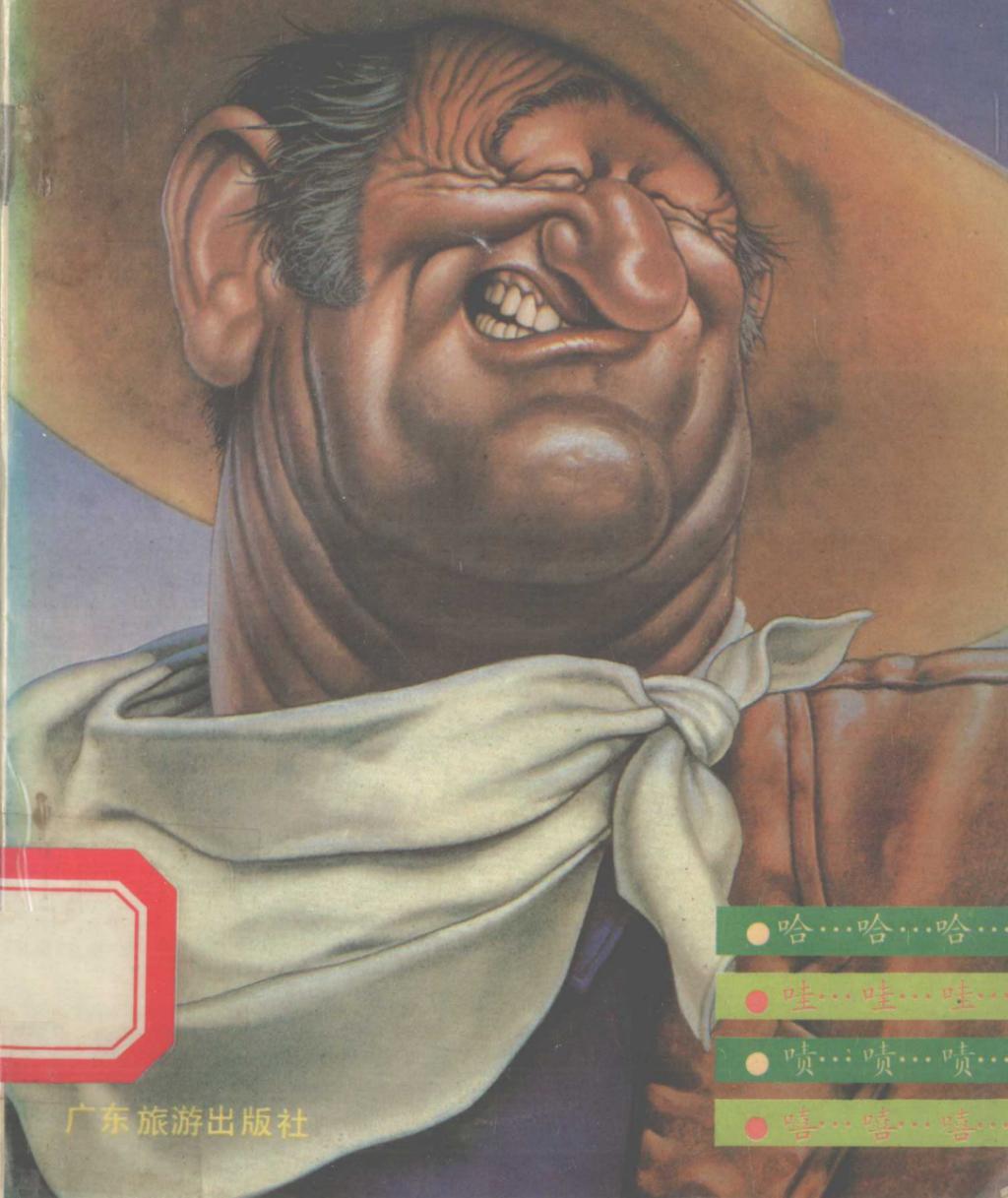


人间笑骂



● 哈…哈…哈…

● 哇…哇…哇…

● 啧…啧…啧…

● 嘻…嘻…嘻…

人间笑骂

刘中国 编

广东旅游出版社

(粤) 新登字 08 号

“世界真幽默”系列

人间笑骂

编 者 刘中国

出版发行 广东旅游出版社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经 销 广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出版技校彩印厂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32 开

印 张 6.5 印张

字 数 13.5 万字

版 次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0 册

书 号 ISBN7-80521-446-8/I·183

定 价 4.30 元

编者小语

我们需要歌吟，也需要咒骂。

已故郑逸梅翁对于“好骂的文人”作了这样的定义：“文人好骂，不骂人之所不忍骂者，好骂人之所不敢骂者”。遂将文人骚客之骂与乡间土场的村骂、都市集镇的谩骂截然区分开来。

“世界真幽默”系列绝非脏话大全、黑话全编、粗话集锦或下流话集粹之类的东西，而是中外奇文妙章的精华。这些作家目光如电，看透人情世态，他们骨鲠在喉却不能一口咽下，胸有横膈偏不能隐忍不发，于是乎喷涌而出，一骂为快。骂得惊天动地，骂得入骨三分，骂得风流潇洒，骂得人人喜闻乐见、男女拍案叫绝。

我们读“人间之骂”，恐怕难以作壁上观，弄不好会揽镜自照、对号入座，继而或如坐针毡，或七窍生烟，或怒火冲天，总之是极不舒服。但极不舒服也会转化、升华，譬如进行蒸气浴，虽然热闷之极，却舒张毛孔、大泄脏汗，令人畅快无比。所以，无论是谁，都应该经常进行“精神蒸气浴”。

文人善骂。在文人骚客笔下，嬉笑怒骂皆成绝妙文章，冷嘲热讽自为美文佳篇。我们相信，这荟萃天下之骂、人世之骂精华的骂文大观，能训练我们的眼睛和耳朵，穿透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去观察人生、欣赏人生、品味人生，从而丰富和完善人生。

目 录

第一辑

编辑者说

哈——哈——哈

吹牛纳税事件	(3)
如何自讨苦吃	(10)
大学给了我什么?	(12)
丢失的行李	(17)
神仙猫头鹰	(20)
两个得到安慰的人	(22)
心不在焉的人	(24)
多余的最后一句话	(26)
荣誉	(29)
读《伊索寓言》	(31)
著名	(36)
夜半屠蚊	(39)
催魂铃	(42)

答词表里	(49)
------	------

哇——哇——哇

漫谈理发师	(53)
吴请推广享受著作权办法	(58)
上万张床	(60)
第二位妻子	(63)
愚人节	(65)
绅士，好个漂亮的人物	(70)
巴特先生的错觉	(72)
医生的忠告救了我的命	(78)
谈教训	(80)
匿名信	(84)
谈扒手	(88)
写文章	(91)
卖文章	(94)
落伍与卖俏	(97)
陈小手	(99)

嘻——嘻——嘻

园子里	(103)
我的金融生涯	(105)

女人为什么要一个妻子	(109)
过几天再说	(112)
懒汉哲学	(115)
两种人	(118)
庸人颂	(126)
什么叫幸福	(128)
戒茶	(130)
西方的猴子	(132)
拍照	(134)
懒马的故事	(137)
听谎有瘾	(138)
自暴其丑	(139)
狗	(142)
概不接待	(144)
独白	(146)

啧——啧——啧

我们是怎样过母亲节的	(151)
跳蚤	(156)
我不吃马屁	(158)
我最近辞职的经过	(167)
诗话三则	(176)
思想的诞生	(179)
伯乐与马	(184)

脸皮招领启事..... (193)

哈——哈——哈

不要忘记为钱发愁。方法很简单：
如果没有钱，就为弄钱发愁；如果有
钱，就为怕损失发愁。

吹牛纳税事件

我最近在这里“定居”后，首次注意到我的是一位自称是估税员、在美国国内税务局工作的先生。我说，我虽然以前没听过他所干的这一行，但仍然十分高兴会见他——他是不是可以请坐呢？他就了座，我不知道该和他谈什么是好。然而我意识到，既然自己已经成家立业，有了身价，那么在接待来宾时就必须显得和蔼可亲，就必须善于交谈。于是，由于一时没有其他的话可以扯，我就问他可是在我们附近开店的。

他回说是的。（我不愿显得一无所知，但是我指望他会提到他出售什么货色。）

我试探着问：“买卖怎么样呀？”他说：“马马虎虎。”

接着我说，我们会上他那儿去的；如果也同样地喜欢他那家店，我们会成为他的主顾的。

他说，他相信我们会十分喜欢那个地方，以后会专门去那儿——还说，只要谁跟他打过一次交道，他从来没见过那个人会抛弃了他，另去找一个干他那一行的。

这话听来颇近自诩，然而，除了显出我们每人都具有的那种自然流露的鄙俗而外，这人看上去还是很诚实的。

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反正我们俩似乎逐渐变得融洽，谈得投契，此后一切都那样很惬意人意地、自然而然地

发展下去。

我们谈呀，谈呀（至少在我这一方面是如此）；我们笑呀，笑呀（至少在他那一方面是如此）。然而我始终保持着冷静——我那天生的警惕性，就象工程师所说的那样被提到“最高度”。不管他怎样含浑其词地答话，我总下定决心要彻底打听清楚他所干的行业——我下定决心要引着他把自己的行业说出来，但同时又不要让他怀疑我的用意何在。我准备施展极其巧妙的诡计，务必要引他入彀。我要把自己所做的事全部告诉他，那样他就自然而然会被我推心置腹的谈话所诱惑，自然而然会对我亲热，甚至会情不自禁，在不曾猜疑到我的意图之前就把他自己的事全部告诉了我。我心里想，我的儿子呀，你再没想到，你是在跟一个什么样的老狐狸打交道啊。我说：

“瞧，您再也猜不到，这一个冬天和上一个春天我单凭演讲就挣了多少。”

“猜不到……我真的猜不到。让我再想一想……让我再想一想。也许，大约是二千元吧？不会的；先生，那不会，我相信您不可能挣那么多。也许，大约一千七百元吧？”

“哈哈！我就知道您猜不到嘛。上一个春天和这一个冬天，我演讲的收入是一万四千七百五十元。您以为这个数目还可以吗？”

“啊呀，这是个惊人的数目呀……绝对惊人的数目。我得把它记下了。您是说，甚至这还不是您全部的收入吗？”

“全部的收入！咳，我说您哪，此外还有四个月以来我从《每日呐喊》获得的收入……大约是……大约是……嗯，大约是八千元左右吧，我说，您觉得这个数目怎么样？”

“嗳呀！怎么样？老实说，真希望我也能过上这样阔气的生活。八千元！我要给它记下了。啊呀，我的先生！……除此之外，您意思是不是说，还有更多的收入？”
“哈！哈！哈！哎呀，您这真所谓是‘只沾了个边儿’。此外还有我的书呢，《老实在国外》……每本售价三元五角起到五元，根据不同的装订而定。您再听我说下去呀。您不用害怕呀。单是过去的四个半月里，不包括以前的销数在内，单是那四个半月里，那部书就卖了九万五千本。九万五千本哪！您倒想想。平均每本就算它四元吧。总数几乎达到四十万元，我的朋友。我应当拿到它的半数。”

“受苦受难的摩西^①！让我把这一笔也给记下了。一万四千七百五十……八千……二十万。总数吗，我瞧……哎呀，真真想不到，总数大约是二十一万三四千元哪！那真的可能吗？”

“可能！如果是算错，那只会是少算了。二十一万四千元现钞，那就是我今年的收入，如果我知道怎样计算的话。”

这时候那位先生站起身来告辞。我心里很不痛快，因为想到我也许不但白白地向一个陌生人公开了自己的收入，而且，由于听到他的惊叹时感到得意，还大大地提高了那些数字。可是，那位先生不立即就走，他在最后关头递给我一只大信封，说那里面有他的广告，说我在那里面找到一切有关他的业务的细节；说他很欢迎我去光顾——说他有了我这样收入优渥的人做主顾，实在感到骄傲；说他以前常常以为市里也有好几位大财主，可是，等到他们去跟他做交易时，

^①《圣经》中领导以色列人逃出埃及、并为之立法的希伯来先知。这里用作惊叹语。

他发现他们所有的那点儿钱只勉强够自己糊口；还说，他确实耐着沉闷等候了这么多年，才能面对面看见我这样一位大阔佬，而且能和我交谈，并用手接触了我，终于情不自禁，想要拥抱我——说真的，如果我肯让他拥抱的话，他认为那对他将是一件极大的光荣。

这一席话说得我心里乐滋滋的，所以我也就不再推拒，尽让这位心地纯洁的陌生人张开双臂抱住我，还在我后颈窝里洒了几滴起镇静作用的眼泪。然后，他去了。

他刚走，我就展开了他的广告。我仔细地研究了它四分钟。紧接着我就唤厨子来，说：“扶好了我，我这就要晕过去了！让玛丽去翻那烤饼吧。”

停了一会儿，我清醒过来，就派人到路拐角的小酒店里去，雇来了一位行家，为期一个星期，要他整夜守护着我，同时咒骂那个陌生人；白天里，偶尔我咒骂得乏了就由他接替。

哼，瞧他这个坏蛋！他的那份“广告”，只不过是一份该死的报税表格——上面是一连串没头没脑的问题，问的都是有关我的私事，很小的字体足足占了四大张纸——那些问题，这里我不妨指出，实在提得非常巧妙，哪怕是那些世故最老练的人也没法理解它们究竟用意何在——再说，那些问题都经过了精心的构思，其目的是要使一个人报税时非但没法弄虚作假，反而会将自己的实际收入多报上三倍。我试图寻觅一个可钻的空子，然而看来竟然没有一个可以让我钻的。第一个问题绰绰有余并包罗了我的全部经济情况，有如一把伞笼罩了一个小小蚁垤：

过去的一年里，你在任何地方所从事的任何交易、业务或职业中共赚了多少钱？

这问题下面附了另十三道同样刁钻的小题，其中措词最委婉的一题是要我呈报：过去我可曾由于黑夜偷盗，或者拦路抢人，或者纵火打劫，或者从事其他不可告人的勾当，借此营私渔利，购置产业，但尚未逐条列于收入申报书中第一问题的对方。

这分明是那个陌生人故意要让我上当受骗。这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事，于是我跑出去，聘请了另一位行家。原来由于陌生人挑动了我的虚荣心，所以我才会把自己的收入申报为三十万四千元。按照法律规定，这笔收入中只有一千元可以免缴所得税的——这是唯一能够使我感到安慰的，但这一点钱有如大海中的涓滴而已。按规定百分抽五的办法，我必须上缴给政府的所得税竟高达一万零六百五十元！

(这里我不妨交代一句，到后来我并没有缴纳这笔税款)。

我认识一个非常阔气的朋友，他的住宅好象是一座皇宫，他坐在饭桌上好象是一位皇帝在进膳，他的用费十分浩繁，然而，他却是一个没有分文收入的人，因为我常常在他的报税表格上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在窘急无奈的情况下，我就去向他求教。他接过了我那些琳琅满目的、为数惊人的收入凭证，他戴上眼镜，他提起了笔，接着，一眨眼工夫！——我已经变成了一个穷光蛋！这件事他做得十分干净利落。他只是巧妙地伪造了一份“应予扣除数”的清单。他将我缴给“州政府、中央政府和市政府的税”登记为若干；将我“由于沉船、失火等受到的损失”登记为若干；此处是我在“变卖房地产时所受的损失”，我在“出售牲口”时所受的损失，“支付住宅及其周围土地的租费”，“支付修理费、装修费和到期的利息”，“以前在美国陆军、海军与税务机关任职时从薪

津中扣除的税款”，以及其他等等。他对所有以上的情况，就每一个列举的项目，都登记了为数惊人的“应予扣除数”。他登记完毕，再把那张清单交给我，这时候我一眼看到，就在这一年里，我作为纯利的收入已一变而为一千二百五十元四角。

“这一来，”他说，“按照法律规定，一千元是属于免税的。你只需要去宣一次誓，证明这份清单属实，然后给其余的二百五十元付了税就完啦。”

(他说这席话的时候，他的小儿子威利从他坎肩口袋里摸出一张二元美钞，拿着钱一溜烟跑了；这里我敢打赌，如果我那位陌生客人明天来访问这个小家伙，他准会谎报他应纳的所得税。)

“您是不是，”我说，“您本人是不是也这样填报‘应予扣除数’呀，先生？”

“这个，我应当说是的！要不亏了‘应予扣除数’项下那十一条救命的附加条款，那我每年就得当乞丐，讨了钱去供奉这个该死的、可恨的，这个敲诈勒索、独断独行的政府啦。”

在本市几位最有实力的人士当中，在那几位品德高尚、操行清白、商业信誉卓著的人士当中，就数这位先生的地位最高，于是我敬受奉行他所指示的范例。我去到税务局办事处，在上次来访的客人的谴责的眼光下站起身来，一再地撒谎，一再地蒙混，一再地耍无赖，直到后来我的灵魂深深地陷入了伪证罪之中，我的自尊心从此消失得一干二净。

然而，这又算得了什么？这正是美国无数最富有的、最自豪的，而且最体面的、最受人尊重、最被人奉承的人每年

都在玩弄的把戏。所以，对这些我满不在乎。我毫不羞愧。今后我只要少开口乱说，别轻易玩火，否则我免不了会养成某些可怕的习惯。

苦长官威风

[美] 马克·吐温 叶冬心 译